

## 香港大学仪礼堂文物价值评估报告

### 历史价值

仪礼堂是第二幢由香港大学（下称「港大」）直接管理的学生宿舍，<sup>1</sup>以港大首任校长仪礼爵士（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年在任）命名，于一九一四年启用。

第十四任香港总督（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在任）兼港大首任校监（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在任）卢嘉爵士认为，大学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，培才育德同样重要；可透过强制学生在校方认可的书院／宿舍或在港大校园住宿，以及聘用良师，以达到此办学目标。

惟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创校之时，港大的学生宿舍尚未落成，故卢嘉爵士请求与港大理念相同、既热心支持教育又致力培育品德的本地宗教团体协助。英国海外传道会率先伸出援手，在般咸道设立学生宿舍，名为圣约翰堂，为同年开学的学生提供住宿。

一九一三年，首幢由港大直接管理的学生宿舍卢嘉堂启用。其后，港大在地势较高处兴建的仪礼堂和梅堂，便是以卢嘉堂为原型，三者风格相近。筹建工作获当时的工务司署协助，建筑费为港币十八万五千八百四十元。

仪礼堂可容纳约六十名学生，另设宿舍供一名英籍教授和一名华籍助理入住，以方便监督学生。二楼及三楼为学生房间；食堂、休息室、校工宿舍及浴室则设于地下。一九二〇年，宿舍西端地下改建为学生房间后，整幢仪礼堂可供七十二名学生入住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卢嘉堂和仪礼堂曾被征用作临时医院，藉以支援玛丽医院，接替于战火中受损、设于港大本部大楼的临时医院。战后不久，仪礼堂于一九四六年重开；至一九五六年曾一度关闭并改作体育馆，大部分学生迁往卢嘉堂，以及位于薄扶林道 144 号新启用的大学堂。一九六三年，仪礼堂翻新后重新用作男生

---

<sup>1</sup> 首幢由港大直接管理的学生宿舍为一九一三年启用的卢嘉堂，以香港总督（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在任）兼港大首任校监卢嘉爵士命名。

宿舍，可容纳七十四名学生。

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豪雨下，仪礼堂和梅堂旁边的斜坡发生严重山泥倾泻，需紧急疏散两幢宿舍的学生至卢嘉堂和其他宿舍暂住，以待仪礼堂和梅堂进行全面维修。两幢宿舍东端的舍监宿舍均须清拆，港大亦趁此机会把卢嘉堂、仪礼堂及梅堂合并为一大型宿舍群，名为明原堂。新宿舍于一九六九年启用，由卢嘉翼、仪礼翼及梅翼组成，并以有盖楼梯连接，约可容纳二百名宿生。同年，港大取消自一九一二年创校以来强制留宿的规定，学生可自行选择是否留宿。明原堂宿生大多为修读医科和工程的学生，当中亦有海外宿生，如仪礼堂的海外宿生大多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。

为配合港大的发展政策，卢嘉翼于一九九二年拆卸，仪礼翼和梅翼亦恢复原名仪礼堂和梅堂。时至今日，仪礼堂已改作办公室及课室等用途。

仪礼堂由本地建筑师楼甸尼臣蓝及劫士设计。楼高三层，主要建材为红砖，采用荷兰式砌法。立面设计雅致，加入丰富的建筑元素，包括入口上方的弧形楣饰、粗面砖柱、多立克式柱头、窗沿、檐楣和栏杆。这种华丽精美的建筑特色常见于英国爱德华时期建筑。立面墙身还有中式陶制漏窗，与红砖墙对比鲜明。中式金字屋顶铺上双层瓦片，具本地特色。

### **建筑价值**

历年来仪礼堂虽有改动翻新，但屋内部分壁炉以及墙身和天花原有的细部装饰，例如饰线和檐口，基本仍保存完好。正立面的开放式游廊状况仍佳，尤以别具时代特色的图案地砖为然。

虽然仪礼堂曾屡次进行大型内部翻新工程，大幅改变内部布局，一些原有的特色如图案地砖和天花饰线，仍可保存。一九六六年，仪礼堂和梅堂东端因山泥倾泻遭受严重损毁而须拆卸，以混凝土扶壁作加固。尽管如此，建筑物外部大致保持原状。另外，地下的游廊为配合现有用途而局部围封，不过有需要时亦可回复原貌。

### **保持原貌程度**

仪礼堂是港大校园其中一座最古老的建筑，亦是本港现存最早以西式为主，兼具中式建筑细节，专为学生

### **罕有程度**

提供住宿服务的学生宿舍，反映港大办学的抱负。

作为港大其中一座专为学生提供住宿服务而建，及历史最悠久的宿舍，仪礼堂在促进学生全人发展、孕育港大有名的舍堂文化方面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仪礼堂曾一度从学生宿舍改为体育馆，使更多的学生和教职员曾与这幢建筑有关连，其社会价值因而提升。此外，仪礼堂是校园内建筑元素极为丰富的历史建筑，一直是广为人知的地标，吸引访客到来欣赏。

**社会价值和地区价值**

仪礼堂连同位于港大的其他历史建筑物，如本部大楼、大学堂、孔庆荧楼、邓志昂楼、梅堂及冯平山楼（上述建筑的外部均为法定古迹），形成富浓厚学术氛围的建筑群组。周边其他历史建筑物，如英皇书院（法定古迹）、西环滤水厂平房（一级历史建筑）、西区抽水站及滤水厂高级职员宿舍（二级历史建筑）等，亦能拼凑出本港的历史及社会文化发展。

**组合价值**